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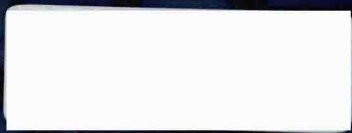
BEYOND 浴 / 超
室 脑

▼
蔡必贵

雁北堂

B R A I N

人类从未停止进化……



浴室 / 超 室 脑

▶ 蔡必贵 著

BEYOND BRAIN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超脑 . 浴室 / 蔡必贵著 . — 北京 : 北京联合出版
公司, 2017.1
(超脑)
ISBN 978-7-5502-8796-9

I . ①超… II . ①蔡… III 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中国—
当代 IV 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44265 号

超脑 . 浴室

作 者 : 蔡必贵

选题策划 : 雁北堂 (北京)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 : 夏应鹏

特约编辑 : 王明旭

封面设计 : 郝薇薇

版式设计 : 冉冉工作室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
北京博艺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04 千字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32 9.5 印张

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8796-9

定价 : 35.00 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82894445

- 001 | 第 1 章 雪山归来
- 005 | 第 2 章 来打理水族箱的何小天
- 011 | 第 3 章 想念小希
- 015 | 第 4 章 臆想中的橙色珊瑚真的找到了
- 022 | 第 5 章 深网
- 027 | 第 6 章 第一件快递
- 033 | 第 7 章 第二件快递
- 039 | 第 8 章 神秘的“邻居”
- 046 | 第 9 章 我是直男
- 052 | 第 10 章 对面的公寓
- 058 | 第 11 章 偷窥
- 064 | 第 12 章 去看看
- 071 | 第 13 章 造访 D 栋 1505 的隔壁
- 078 | 第 14 章 一条新的指令
- 084 | 第 15 章 惊艳
- 089 | 第 16 章 咿——呀，咿——呀
- 094 | 第 17 章 门给你留着
- 102 | 第 18 章 突然出现的梁 Sir
- 114 | 第 19 章 30 号手牌
- 120 | 第 20 章 探访健身房
- 127 | 第 21 章 神秘的珊瑚虫
- 132 | 第 22 章 发现新指令
- 143 | 第 23 章 夹在门缝中间的木马头
- 149 | 第 24 章 深大体育场

- 154 | 第25章 顺时针跑的男子
- 160 | 第26章 和神秘邻居的第一次亲密接触
- 166 | 第27章 复制
- 172 | 第28章 又见 M 少女
- 179 | 第29章 和神秘邻居的第二次亲密接触
- 183 | 第30章 浴室
- 186 | 第31章 高维意识
- 195 | 第32章 梁 Sir 在哪里
- 198 | 第33章 第一件礼物
- 207 | 第34章 第二件礼物
- 213 | 第35章 时间囚徒
- 223 | 第36章 Marilyn 的回答
- 233 | 第37章 我是替死鬼
- 239 | 第38章 西西弗斯
- 243 | 第39章 我们是同一类人
- 250 | 第40章 重复的 11 月
- 255 | 第41章 浴室才是永恒的开始
- 263 | 第42章 我的秘密
- 268 | 第43章 威胁
- 274 | 第44章 通感
- 281 | 第45章 抉择
- 287 | 第46章 交接仪式开始
- 293 | 第47章 真相

第1章 雪山归来

我站在雪里。

雪很安静，安静得像脚下的雪山。一片冰天雪地，但我却觉得很温暖，就好像漫山遍野白色的并不是雪，而是软软的棉花。

突然之间，毫无预兆的，伴随着一阵雷鸣般的巨响，山坡上的雪地被撕裂成了一块块的，而且每一块都有一间房子那么大，最上面的雪块开始坍塌，裹挟着下面的雪块。这些雪块变成了一头狂怒的白色巨兽，带着吞噬天地的气势向我猛扑过来。一阵震破耳膜的咆哮之后是像冰刃一样锐利的风。我知道自己必死无疑，所以一点儿都没打算逃。

身后却有人绝望地大叫：“雪崩！”

我刚要回过头去，面前却闪出了一个膀大腰圆的背影，横在我跟白色巨兽之间。

他摘下手套，伸出右手，像神经病似的大喊：“快出来啊！”

我用手挡住扑面而来的雪粒。就在白色巨兽张开大口，要把他和我一口吞下的时候，天地之间红光一闪。

时间仿佛静止了。

我站在那个胖子身后，只能看见他的手背。

他张开右手五指，从指缝里散射出暗红色的光，那光像水的波纹一样涌动。波纹一样的暗红色的光，把那头白色的巨兽笼罩了起来。巨兽迟疑着，慢慢收起了它的狂怒，最后竟然像看见了主人的温顺小狗，俯下身来，温柔地用鼻子去嗅那人伸出的右手。

红光大盛，巨兽旋转着，缩小着，最后竟然像是被红光卷入，封印在那人的右手里，一场雪崩消失得无影无踪。那个胖胖的身影，像是用尽了所有的生命力，砰的一声倒在雪里。

我这才反应过来：“水哥！”

我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浑身大汗淋漓。没有雪山，没有水哥，没有日本人，也没有——小希。我一个人躺在沙发上，在我一个人住的复式公寓里。下午的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钻了进来。我的背心都被汗湿透了。

10月下旬的深圳，气温依然不低，很多人睡觉还会开空调。但是，从雪山回来之后，我从心里就变得特别惧怕寒冷。热水器要调到40摄氏度以上，喝威士忌不但不加冰，甚至还想加热茶做成 Hot Toddy。做梦的时候，不是梦见雪崩，就是梦见自己变成一具鲜艳的尸体，埋在厚厚的雪层下。所以，我宁愿睡得浑身大汗，也不敢开空调，似乎在酷热之中才有一丝安全感。

我用双手撑着沙发垫，吃力地坐起来。流了那么多汗竟然还想上厕所，看来是凌晨喝完“麦卡伦”（威士忌的一种品牌）之后口渴，喝了太多的水。膀胱充斥着尿意，我想站起身来，但看了

一眼茶几上搁着的拐杖，还是决定再忍忍。

是的，从雪山回来之后，我光荣负伤，成了一个行动不便的人——因为日本人小野捅的那一刀。医生说起码要卧床休息三个月，恢复得好的话走路看不出瘸，但是要去跑马拉松，这辈子就先别打算了。然后，我还得到了眼前的这副拐杖，作为时刻提醒自己是残疾人的证据。

不过，我这个需要卧床休息三个月的人，还不是那群人里最惨的。

“重力反转”事件结束后，倒挂的红色雪山不见了，半空中的红色雪球也消失了，小希失踪了，还有那几个倒霉的日本人，最惨的是我们的向导多吉，被直升机机翼搅拌成了碎肉。

本来，我们这些人都要葬身在随后而来的雪崩里，成为雪底下新的尸体，留在卡瓦格博跟山神做伴。但是，千钧一发之际，水哥召唤出了寄生在他体内的红色小虫子，也就是地库里的那只貔貅。

貔貅把铺天盖地的雪都吞到了肚子里，转移到了某个神秘的异次元。或者，那些雪并没有转移到异次元，而是以某种形态留在了水哥体内。证据就是水哥的后遗症——根本没喝那么多水，但每隔十几分钟就要上一次厕所，而且据他说，撒出来的都是冰水，冻得他鸡鸡直哆嗦。

我只能在心里默默地祝福水哥，希望他在有生之年能把那些雪水全部排出体外。不知道他一泡尿能撒出多少，当时塌下来的那些雪可起码有几百吨。

至于那些日本人，还有哭成泪人的内奸小明，都让梁 Sir 召唤来的相关部门人员带回去处理了。

梁 Sir 答应在案卷里把我跟水哥的痕迹抹干净，这样我们就不必去协助调查，以及面对接下来的一堆解释不清的问题，而是继续过普通人的生活。作为交换，我答应梁 Sir 以后有需要的话，要利用身体里隐藏着的秘密，去他所属的秘密部门干一些秘密的“勾当”。至于以上的三个“秘密”分别指的是什么，梁 Sir 狡黠地笑道：“鬼叔，到时你就知道了。”

第2章 来打理水族箱的何小天

我还是憋不住尿意，伸手拿过拐杖，拄着走到了厕所。威士忌喝得太多，撒出来的也有一股酒精味儿。不过，我自嘲地想，最起码不是冰的。这时，门口传来电子门卡开锁的声音。

忘了介绍，我现在住的是一套高档公寓，两年前刚建好，小复式，两层加起来80多平方米，楼下是客厅、厨房、卫生间，楼上是卧室。鉴于我目前行动不便，所以经常就是在楼下的沙发上休息，昨晚就是这样。

我是个特别怕麻烦的人，装修什么的想起来头就要爆炸。当初会买这套复式公寓，很大原因是它带真正的精装修。别的地方就不说了，连房门用的锁都不是普通的电子锁，而是三星的指纹密码锁——韩剧《来自星星的你》同款，进门的时候，需要先输入密码，然后再按指纹。住进来一年多，我曾经给谈了半年的女朋友录入了指纹，分手之后就删掉了。至于另外一种开门的方式——电子门卡，我给的是水族店的一个小伙子。

我在复式的一楼放了一个两米长的水族箱，就是海缸，里面

养了各种海鱼，小丑鱼啊，鲷啊什么的，还有珊瑚、海星和几只小虾。水族箱正对面放着一把按摩椅。觉得累的时候，我就躺在按摩椅上，看着缸里的鱼游来游去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我就能感觉到自己正在清空脑子里的内存，同时还能给身体充电，非常舒服。

但是，开过海缸的人都知道，打理这样一个缸，特别费劲：一开始，就要将盐水调节到特定的比例，再用一个月来“爆藻”，也就是让缸里的海水长满海藻，再把藻除掉，这样水质就会比较稳定。“爆藻”完成之后，再慢慢地放进鱼跟珊瑚。但这样还不算完，如果想养好还得定期测试水中的钙镁 pH 值，补充微量元素，天热上冷水，天冷上加热棒，比养个孩子还费劲。

幸好，这是用钱就能解决的问题。我怕烦弄不来，于是请人打理，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。我让水族店的小伙子每星期过来打理一次水族箱，每个月给他两千块，轻松搞定。

这个小伙子叫何小天，二十三四岁，瘦高，有点儿驼背，皮肤白得有点儿病态。手脚很长，脸很小，却戴着一副巨大的黑框眼镜，长头发在脑后扎成一个马尾辫。不过是在水族馆打工的，又不是什么青年艺术家，不知道搞得那么文艺干吗。何小天不太爱说话，问一句答一句，从来不爱跟我这个客户拉家常。

不过，虽然我看何小天并不是特别顺眼，但是他养鱼的技能确实没得说。他跟那些鱼简直像是能对话似的，他往水族箱旁边一站，鱼不但不怕他，而且还游到缸的这一边，好像终于等到主人下班回家的小狗。

我这个真正的主人没有这样的待遇：小丑鱼钻进珊瑚里，三间火箭、一字鲷游到缸的另一边，像是我要把它们捞出来煮成

鱼汤似的。

我问过何小天这是怎么回事。何小天当时说，他喂惯了鱼，身上有鱼的气味，所以那些鱼把他当成同类。我半信半疑：“鱼也有气味，也有嗅觉器官？”何小天看了我一眼，好像我是一个白痴，简短地说：“当然有。”

想起应该是何小天来了，我也就不再紧张，慢吞吞地冲了马桶，然后拄着拐杖走到客厅。

一个瘦高个子推开门，果然是何小天。他走了进来，朝着我点了点头，连“你好”都没说一句，就走到水族箱旁边工作去了。

何小天养护水族箱的工作，大概包括擦缸壁的藻、换水、喂食、补充蒸发的水量，还有补充缺少的微量元素，一整套弄完要好几个小时。

正常来说，一边干活一边聊天，自己也不会那么累。不过，这何小天就是个闷罐子，只顾埋头干活，对我爱答不理的。作为一个只能宅在家里的行动不便人士，好不容易逮住了个人，我当然想跟他多聊几句。

于是，我坐在沙发上，看着他的背影，千方百计地寻找话题，从一切直男喜欢的东西开始聊，女人、车、酒、足球、赌博、电影……没一样是他感兴趣的。

我所有的伎俩都用完了，只能承认对他完全没辙，也就放弃了聊天的打算。

刚要拿起手机刷朋友圈，却听见何小天说：“可惜了。”

我抬头望去：“什么可惜了？”

他转过身来，手里拿着一株从水族箱里捞出来的珊瑚：“死了一株。”

之前，我也有过错误的想法，以为珊瑚就是像海底的树枝那样的灰色或者白色的丫杈。其实，那只是某一类珊瑚虫死后的骨骼。珊瑚虫活着的时候，有各种各样颜色艳丽的触手和软体，更像是海葵或者水螅，会随着水流慢慢摆动，很有种花枝招展的感觉。活珊瑚是吃肉的，所以何小天每周过来的时候，都会给它们喂虾肉，就是这样才发现珊瑚死了一株吧。

不过，说实在的，我真看不出他手上那株珊瑚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。何小天盯着手里的珊瑚，脸上一副悲伤的表情，好像那是他养了十年的狗。这个怪人似乎把原本应该放到同类身上的情感，都倾注到了海底生物上面。

慢着，珊瑚——这倒是个打开话匣子的好方法。

我拄起拐杖，走到水族箱边，安慰他：“别伤心了，不就是一株珊瑚嘛。”

何小天说：“对不起，把你的珊瑚养死了。”

我摇了摇头：“这有什么。”我指着水族箱里空出来的那一块位置：“这个坑太难看了，你下次给我带一株新的珊瑚过来种下去吧。”

何小天抬起头来：“行，要什么样的？”

我回忆了一下，去年秋天跟当时的女朋友去了趟马尔代夫芙花芬岛。浮潜的时候看见了蝠鲼，也就是魔鬼鱼，还有各种好看的珊瑚。其中有一种——我对何小天描述道：“是一颗颗聚在一起

的，像一串葡萄，又像是一盘豌豆，软绵绵的……”接着用手比画了一下，“一颗是这么大，一簇大概这么大……”

何小天点点头：“你说的是气泡珊瑚，是大水螅体硬珊瑚的一种。养这种珊瑚，要注意不能跟别的珊瑚活体放得太近，不然它的水螅体会跟其他珊瑚打架，伤害到其他珊瑚。”

我的搭讪手段终于奏效了。何小天说起他的专业领域，如数家珍，滔滔不绝，瞬间从闷罐子变成了话痨。

介绍完气泡珊瑚后，何小天问：“白气泡跟绿气泡，我们店里都有，你要哪种？”

我在马尔代夫浮潜看到的，其实就是他所说的绿色的气泡珊瑚，像一颗颗绿色的、软绵绵的豌豆，在水底摇曳生姿，非常好看。

不过，看着何小天没有表情的那张脸，我突然想作弄一下他。

我故意用手摸着腮帮，装出认真回忆的样子：“呃，我记得当时看见的，不是绿色，也不是白色的，是……是橙色的。”

何小天果然被难住了，皱眉道：“橙色的气泡珊瑚？”

我点点头，继续补充：“对，特别鲜艳的橙色。不光这样，气泡中间还有圆形的花纹，白色的。我数过，每颗气泡上刚好四个圆形，聚在一起像是四叶草，特别漂亮。”

何小天疑惑地说：“你说的这种珊瑚……我从来没见过。”

我看着他疑惑的表情，心里乐开了花。没见过就对了，我说的这种珊瑚，地球上任何一片海都找不到——除了我的脑海，因为我描述的这种珊瑚，完全是我自己瞎编出来的。

我左手拄着拐杖，努力站稳，伸出右手拍了拍何小天的肩膀，

装出一副若有所失的样子：“哎呀，没关系啦。找不到就算了，下星期你过来的时候，就带一株你说的那个什么绿气泡吧。多少钱到时给你。”

何小天转过身去，不知道是说给我听，还是说给鱼听：“好的。”然后，他就单方面结束了这个话题，继续整理他的——不对，是我的水族箱。

第3章 想念小希

好歹我也是需要帮助的行动不便人士，这小子竟然也不扶一下我。我拄着拐杖走向沙发，一边暗自感慨，今时今日，这样的服务态度是不够的。

我拄着拐杖回到沙发上躺下，顺手拿起茶几上的手机看了下时间。已经是下午四点多，我摸了摸肚子，从起床到现在什么都没吃，这时突然感觉饿得不行了。冰箱里还有些食材，但是现在并不想去煮；公寓楼下的馆子也不少，可我现在这样一个形象，也不太想出去丢人现眼。那么，只剩一个方法了——叫外卖。

我翻开手机通讯录，想要叫个“萧记”的牛肉河粉。在“萧记”这条记录上面，本来还有另一条记录的。

小希！

从雪山回来之后，我就把她的号码删了，不然每次看到，心里总会觉得莫名地难受。然而，这并没有什么用。我可以从手机内存里抹掉她的号码，但是没办法从大脑的额叶皮层里删掉关于小希的记忆，甚至没法删掉在通讯录的这个位置曾经有过她的号

码的记忆。

很难说小希飞向那个天空中倒挂的红色雪山空间的动机，是听到了任清平的召唤，还是为了结束重力反转救下我们这些人，可能两者都有。

当时，我们谁也没能料到，在暴风雪笼罩的卡瓦格博顶峰，由于受到了倒挂的红色雪山的影响，我们所处的一小块区域内，出现了小概率事件，也就是重力反转。当我们的身体感觉到向下走时，实际上反而是在上山；当我们努力向上攀登，才是真正在走下山的路。

在暴风雪中，没有一个人能接受这种违背常识的逻辑。所以，想要下山的我们，反而在不知不觉中登上了卡瓦格博的顶峰。但无论如何，那天在雪山上小希像敦煌壁画飞天般的身影，会永远记在我脑里，成为我白天的记忆、晚上的梦。无法忘记的，还有她当时留下的那两句话：“叔，我会让你推倒的……所以，你要好好活下去。”

多亏了水哥的貔貅，我活了下来，但是，她承诺的“让我推倒”，怕是只有下辈子才能实现了。我下意識地在拨号键盘上按下了一组号码，顺手就拨了出去。电话接通以后，响起的还是那个女声：“对不起，您拨打的号码已关机……”我深吸了一口气，放下手机，双手抱着后脑。

从雪山回来之后，我跟梁 Sir 有过几次联系。他答应过我，回到他在国际刑警组织里的那个神秘部门之后，会跟信得过的同事一起研究小希去的是哪个异空间，以及把她救回这个世界的可能性。